

奔走在“回家”路上

——读苏童《八百米故乡》

□ 胡胜盼

春节是中国最隆重、最盛大的传统节日。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”春节前后，“春运”成为特有的人口流动现象，被称为“史诗般的人口迁徙”。“故乡的路，很短，也很长。”春运文化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故土家园的眷恋。故乡，它是一根绳，永远牵引着游子们的心。品读苏童散文集《八百米故乡》，这种浓烈的情感也会在有意无意间爬上我们的心头。

《八百米故乡》是作家苏童最新出版的散文集，共分为“河流的秘密”“八百米故乡”“虚构的热情”三辑。苏童以小说闻名，其散文也是别具一格。苏童的散文贵在真切自然，简洁而又风趣，平实却有细致的韵味，犹如一幅白描画，恬淡而又蕴藏浓密的情绪与体会。他的散文，若是把其中的一幅幅耐人寻味的常态生活图景收集起来，完全可以作为其笔下小说世界的补充，它是作者对生活与众不同的感受，也是作者多年深厚文学修

养和文学底蕴的体现。

从童年回忆到故乡风物，再到创作经历，《八百米故乡》对苏童散文代表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。苏童对童年生活是留恋的。他的《露天电影》《过去随谈》《初入学堂》《童年的一些事》《九岁的病榻》等作品，均以沧桑与沉静之感来回顾童年生活。《露天电影》中动情地写道：“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银幕。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银幕，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，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，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。”露天电影很简陋，却渗透有故乡的气味。那一块幕布，那一束追光，是留在苏童梦里的童年，也是留在许多游子心中的童年。《初入学堂》中，苏童思念恩师，情真意切：“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……而我的耳边依稀想起二十多年前陈老师的声音：天快黑了，快回家去吧。”陈

老师也是一道光芒，这道光芒照亮了苏童文学创作的前行之路。

苏童的散文大致可分为往事钩沉、世相小品和文学琐谈三类。他常常驻足停留于古典与现代的边缘，东方与西方的交界，体验世态人生的变数，有节制地抒写生命的歌哭，体味文学大师的经典叙述，以散文的形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自己的倾诉欲和呈现欲。他的散文，通过对故乡风物和人物的回忆，对童年往事和过往生活的感悟和沉淀，释放出浓浓的温情。他的散文，也通过谈文说艺，勾画出了自己的创作心灵史。正如他所说，“我唯一的坚定的信仰是文学，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说的苦难和烦扰。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沉的感激之情，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，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。”

“清新流利，情思悠长，美学价值出众”是苏童散文的审美特征所在。他以委婉的笔调描摹江南的生活场景，读来

有如咀嚼橄榄，余味无穷。人生就是一棵树，人生如树，树如人生。《三棵树》这篇优美含蓄、颇有深意的抒情散文表面上叙述了作家人生经历中的三棵树（苦楝树、石榴树、枇杷树）得而复失的故事，实际上运用隐喻与象征的手法，以感伤的情调、细腻的文笔和多彩的景象，真切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。《雨和瓦》像是一首旋律多变、优美动听的抒情乐曲，又像是一帧充盈着童真童趣的水墨画，作者在如乐似画的描写中，尽情地抒写了如水般清澈纯净的亲情。在《女裁缝》《女儿红》《女人和声音》中，苏童描写了一些对他的人生没有重大影响，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“特立独行”的苏州女人。作品中，作者以融入的姿态重返记忆深处，钩沉并回味那些久落尘埃、饱含人间深情的诗性图景，“纸上江南”也随之显得更为丰盈饱满、亲切可感。

“我怀疑我的八百米故乡也仅仅是错觉。我内心需要一

个多大的故乡？我需要的故乡究竟在哪里？我知道吗？也许我并不知道。所以我说，直到现在，我还一直在想象故乡，发现故乡。”《八百米故乡》的结尾，作者这样回答自己。故乡在哪里？故乡究竟是什么？这样的问号也时常会在我们的心中划过。如同试问每年的春节，我们为什么要以春运的名义进行千里奔赴。然而，临近年关，回家过年又总会像是一声无言的集结号，撩动我们的心弦。似乎没有理由，似乎又很有理由。苏童在《水缸回忆》中说：“我怀念那只水缸，其实是在怀念我的好奇心……我感激那只水缸对我的刺激。”是的，故乡就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梦，因为那是一方属于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栖息地。

书巢记



黑猫喵酱

□ 姜佳薇

我拿着钥匙插入锁孔，轻轻一扭，拉开门，黑猫喵酱抬起日渐圆润的脑袋，朝我“喵”了几声，好像在夸耀自己一直在门口等着我。我一进门，它就殷勤地绕着我的脚转圈，蹭着裤脚。我蹲下来摸了摸喵酱的头，从冰箱中摸出根小鱼干，它一口叼住小鱼干，T台走秀般优雅离开了。

阳光正好，看着逐渐成为“中年大叔”的喵酱，突然有些怀念喵酱还是小团子的时候。

还记得，我第一次见到喵酱还是在乡下奶奶家。那些年，乡下野猫横行，一没看住，猫就会偷溜进家里瞎捣乱。因此，村里的老人都不喜欢猫，一看到猫来到自家门口，就会拿着扫把驱赶它们。

喵酱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也没有例外。

“这只猫真丑，怎么乌漆嘛黑的，不吉利不吉利，去去去。”屋外来一阵喧嚣，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兴冲冲地朝门口奔去，将门扒拉开一条小缝，眯着眼朝外面看去，一道黑影从我脚下窜过。不一会，奶奶拿着扫把骂骂咧咧地冲进堂屋，一把推开门，让我

摔了个人仰马翻，我揉了揉屁股，挪了挪身子，悄悄挡住了角落的一抹黑色。奶奶扫了一眼离开了。一个小黑团子蜷缩着，毛发灰蒙蒙的，其中还夹着几根杂草。不知怎的，也许是投缘或是知道我保护了它，它竟乖顺得让我撸了撸毛，爪子从毛茸茸的脚垫里伸出来，在我的手心微微碰了碰，缩回去，又碰了碰，痒痒的，甚是亲昵。

小黑猫毛发黑得纯粹，还总是爱边“喵喵喵”叫边黏着我，像我最爱吃的黑芝麻酱，所以我给它取名为“喵酱”，悄悄地将它藏在草垛后面，从家里角落中翻出来一个大纸盒，勉强给它做了一个简陋版小窝。喵酱一点不嫌弃我的手艺差，小窝刚做好，它就躺下滚来滚去，宣告着这是自己的领地。

三个月的小鱼拌饭，它的三角脸养成了大饼脸，毛发光滑，性格活泼，常在庭前的阳光中抓一抓小花，追一追蝴蝶。我找了条红绳绑在竹条上，在它面前来回摇摆着，喵酱的小胖手在空中不停地倒腾着，在它就要抢到我时猛地一抬手，喵酱又抓空了，好像气

急败坏得要离开。我连忙垂下红绳，喵酱一个转身手口并用，成功抢走了红绳，叨到旁边自顾自地玩了起来。

半年后，举家搬到城里，喵酱是最后离开老房子的，百般不愿意，我颇费了番周折，总算把它带到了新居。起初，喵酱畏畏缩缩地躲在角落，精致的新窝不睡，可爱的玩具不玩。每到晚上，它还趁我不注意溜进被子里，让原本平整的床上鼓起一个小包。过了几天，喵酱才像蜗牛一样悄悄伸出触角去探索新家。与新家熟悉起来后，一不注意，它就撒开脚丫子在家里撒野，成了家中一霸。

刺啦刺啦，是爪子刨木椅的声音。“喵酱，乖乖的，不要抓椅子”。我喊道。

阳光穿过窗外两棵老树的枝桠，争先恐后地挤上喵酱的脸庞，就好像在跳一曲华尔兹——挽着手，搂着腰，轻轻转，慢慢摇。每当阳光旋转过自己的足迹，喵酱也会尾随着变换属于它的位置。阳光、喵酱与我就好像钟表上的三根针，在周而复始的滴答声中，相互陪伴，相互温暖。

拉行李箱的人

□ 汪志楠

拉行李箱的人
他们总是在路上奔波
公交、地铁、火车站

高昂的车轮轱辘声像是战歌
赞扬着外面的世界——
美丽、盛大

只是 到站声没有出现
而恰好大雨提前
被打湿的前额 潮湿的眼睛
反复吞咽的 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

就像数次在离家的站台
反复忘记走进孤独的滋味

